

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展论坛纪要

童衍方: 潘秘书长给我们大家的研讨拟了四个讨论方向, 一个就是上海篆刻队伍和中青年篆刻队伍的现状, 第二个是上海篆刻作品的风格和审美取向, 第三个是上海篆刻在全国的地位, 最后是未来上海篆刻的发展途径。这四个题目都是向大家讨教, 希望大家献计献策。

徐利明: 上海篆刻目前的情况, 从它的水平和队伍的格局、规模来看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处于领先和引领地位的。对上海的研究, 实际上是对中国当代篆刻艺术领域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引领。通过对一个地区的研究来看全国现在的篆刻发展, 历史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现在如何? 当然这里边也有江浙对上海的影响, 客观上应该是这样, 是互相渗透, 互相影响。从人际交往上来说, 从观念到创作手法, 到朋友圈, 都有这样的相互影响, 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我觉得一个省级的书协来搞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展览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推动一个地区的篆刻艺术的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和民间团体搞大小集群式的展览不一样, 它反映了国家的重视, 是官方层面的, 反映了党和政府对这方面的重视和对这方面的推动。所以其在组织力方面应该说是最强大的, 号召力也是最强大的, 还是很有意义的。

换个角度讲, 从这个展实际展示的情况来看, 给我们的印象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全国篆刻展, 主要是篆刻交流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通过新媒体使得交流更为便捷和广泛,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同时也说明地区的特点在消减、在淡化, 而个人的风格已经由某个人的风格扩展成为一部分人的、群体的风格。不仅仅在上海, 在江苏、浙江, 包括远到内蒙、新疆, 全国各地都是这样。也影响到台湾、香港和澳门,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受大陆影响的也有, 这就是广泛交流的结果。我觉得在这方面上海的篆刻同道还是领先全国的, 全国各地受到上海的影响非常明显, 当然也不排除浙江、江苏以及其他一些地域对上海的影响。相比之下, 上海和浙江这两个地区的风格更加接近一些, 江苏在风格面貌和审美取向上面和上海、浙江距离稍远一点, 这是很客观的。所以我觉得上海搞这个首届篆刻展不仅仅有历史意义, 还有现实意义。

通过这次展览我也得到一些启示, 包括展览的形式。印屏旁边有一个印章实物, 这个我感觉非常好, 如果旁边还附有印花就更好了。整个展览应该是一件作品, 这是一个大艺术、大审美的处理问题。整个展览的布局、装裱包括原石的这样一种配合, 很有创意, 所以我想现在办篆刻展览是个很恰当的时机。这两年上海成立了海上印社和浦东篆刻会等相关社团, 活动也是蛮多的。上海还有个非常好的就是创作和理论一样的优秀, 我们浙江创作还可以, 但篆刻理论薄弱一点。我们浙江好的就是这几年比较重视青年人才培养, 已经连续六年办了篆刻培训班, 到现在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尤其是现在全国的展览, 我们已经没办法指望中年那一代了, 只能指望现在年轻的那一批。班里好的学生又在全国各地带起来一批爱好者。有些学员到了我们这里学习以后, 回去已经成立印社的也有很多, 现在也很热闹, 其实这些人就是我们浙江篆刻的后继人才。

蔡毅: 从上海篆刻的发展来讲, 应该有三个高峰期。第一个时期出现在清末民初, 经济中心聚集了很多我们江浙的, 包括安徽的那批文人, 第二个高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那批印人, 第三个高峰就是现在。第一届全国篆刻展的时候上海的实力是很强的, 从前三届来看也是如此, 但到后面一年不如一年。当然这里面有其他的原因, 一个是早期我们很多老先生都参加国展, 从另外一个侧面讲, 可能上海的后继人才没有跟上。然后到近两年, 上海又开始恢复起来, 所以我想现在办篆刻展览是个很恰当的时机。这两年上海成立了海上印社和浦东篆刻会等相关社团, 活动也是蛮多的。上海还有个非常好的就是创作和理论一样的优秀, 我们浙江创作还可以, 但篆刻理论薄弱一点。我们浙江好的就是这几年比较重视青年人才培养, 已经连续六年办了篆刻培训班, 到现在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尤其是现在全国的展览, 我们已经没办法指望中年那一代了, 只能指望现在年轻的那一批。班里好的学生又在全国各地带起来一批爱好者。有些学员到了我们这里学习以后, 回去已经成立印社的也有很多, 现在也很热闹, 其实这些人就是我们浙江篆刻的后继人才。

张索: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在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当中, 特别是解放后, 很多的文化及其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微, 只有篆刻这门艺术在一百年当中没有衰落, 始终在中国占着“霸主”地位。一个地方的文化并不只是光从一个技法的层面, 其实是有一个文化的基础。上海整个篆刻艺术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海纳百川, 全国的名家高手汇聚到上海, 在这里接受了特有的海派文化的一种熏陶。一个是艺术市场层面, 一个是契约的文化, 再一个是人文礼仪的方面, 还有一个从单体变成人文社团, 这种传承的影响非常大。抗战以前, 这种文化达到一种高峰, 几乎你能听到并说得出的伟大的篆刻家全部在上海。不要说全部, 诸如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赵叔孺等都可以影响着这个时代, 后来像陈巨来等等。抗战的爆发影响了几个流派, 一部分到重庆去, 一部分回家, 一部分到租界。特别是到各地去的现象, 包括解放后很多人回去就带着海派文化向全国传播, 所以海派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有巨大贡献的。先是全国贡献上海, 后来是上海影响全国。我们回想解放前的文化是衰微的, 各个地方应该讲都是比较麻烦, 唯独上海保留比较好。“四人帮”粉碎以后, 率先能够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就是上海书画出版社, 办了四本杂志, 特别是《书法研究》, 那对中国书法的弘扬和复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可能很多人对上海认识不足, 关键是我们都是以国展的指标来看待的。上海整个历史文化的传承其实是没有断的, 我以前对上海也不以为然, 但是到了这里以后, 大家是有文化的。刚才讲我们浙江写文章的人不多, 刻图章的技法可以, 是因为综合文化有缺陷, 所以海纳百川的现象不能断。我们今天看到的篆刻展应该讲是群星璀璨, 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崛起是必然的, 它肯定会引领中国文化, 因为它会凝聚全国的力量。我觉得上海新一轮的海纳百川已经打开了格局, 这是我的一种预感。

王客: 上海篆刻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品格, 就是上海很好地集成了清末民国以来文人印的传统, 这一点在全国来讲应该是最明显的。尽管江苏和浙江也有传承文人印的道统, 但是上海因为这种地缘的孤岛心理, 有自我的满足, 自我的体系, 其文人印风保存得是最纯粹的。我觉得我们文人印, 首先这个人是文人, 大家有这种“雅”。这个时代我们信息极端的快速, 使得我们的人心, 我们的很多东西快起来了,



而传统里面很多东西是慢的, 所以这样一种快的东西, 使得我们“雅”的含金量流失了。如果说从文人印的层面来讲,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其背后的支撑, 比如说法、国画、篆刻理论以及古典诗文的学习, 这些都是支撑文人印的根本所在。我们科班的教育很重视这一块, 今后会在这方面做出我们的一些努力。

其实我们年轻一辈的人才, 作品集后面的80后、90后有一些, 但实际上这些人成长的速度还不够快。在浙江比我小的西泠印社社员是蛮多的, 但是上海可能只有一两个。就像浙江有一个六年的培训,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措施扶一把那些水平还行的年轻人才, 使他们真正走得出去,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根本所在。

作为一个文化生态来讲, 上海的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的状态还是存在的。我们不要看不起国展,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国展中得到锻炼的, 而且能够使人成长。一个地方的风气或者风格应该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 参加一些展览, 这个是在和人进行交流比较, 是我们获得新鲜视野和技术手段不可缺少的途径, 这样我们的艺术生态更加健全。

蔡树农: 跟上海的篆刻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跟我个人搞篆刻有关系。刚才讲到上海篆刻文化高地什么的, 确实也是如此,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 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有七十几位, 仅次于西泠印社所在地浙江。现西泠印社五名副社长中, 上海占了两席, 两名名誉副社长中有一位, 三位副秘书长上海又有一人, 理事人数也可能仅次于浙江。确实上海到目前为止, 这个篆刻的高度还是没有陨落, 而且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很多的篆刻家还兼善写文章。韩天衡老师自是不用说了, 我们徐正廉老师的文章也很有意思。上海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 比较喜欢搞收藏。上海的篆刻家为什么就是有这种贵族血统, 这个也是一种传承。上海的篆刻家历来视野比较开阔, 就是中国的书画篆刻艺术为什么到后来基本上都与诗书画打通了。

张遵骏: 展览前, 唐存才来说要借江老师的印章, 于是我就联系江老师的儿子。联想到1983年《书画杂志》搞的首届全国篆刻评奖的展览, 江先生以61岁的年纪还参加并且得了一等奖。说起来今天的展览跟之前借印章串起来就很有故事性, 所以我接到上海篆刻展的通知时就觉得上海作为一个篆刻重镇, 我们跟老先生比还不算老, 应该要积极参与, 所以就做了一张印屏参展, 支持上海书协通过展览检阅上海篆刻队伍水平的这么一件壮举。

第二点, 刚才蔡毅老师也讲到浦东篆刻会, 我借这个机会把这两年的活动汇报一下。浦东篆刻会是两年前成立的一个组织, 团体的成员以浦东的篆刻爱好者为主, 也吸收了整个上海地区有影响的篆刻家参加进来, 现在大概有50多位成员。这两年我们和上海青年书协合办了二期上海青年篆刻学习班, 每期30多人, 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 去年的上海九届书法篆刻展, 有不少两届学习班学员都入展了。这里面70后、80后、90后都有, 年龄层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浦东篆刻会每年会有一个主题创作, 到现在搞了三次, 出了三本作品集。我们每年准备两期社刊, 刊登成员的作品和文章。每年还举行一次交流展, 去年跟苏州东吴印社搞了一个交流展, 在苏州和上海都已经交流展出了。今年我们会跟湖南做一次交流展, 在座的好多篆刻家都提供了作品。

卢新元: 前天, 青年书协自己组织的工稳印网络大赛共收到稿件45人, 评出来30人入展, 5人获奖, 5人获奖提名, 这个数字虽然较少, 可喜的是这里面大部分是浦东篆刻会培训班培训过的学生, 跟两年之前拿过来的作品相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水平提高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要更加冷静地看待上海青年篆刻的发展, 我想提几个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疑惑。

第一个就是上海篆刻吸引人最核心的审美元素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的我们应该怎么保留? 面对新的教育方式, 上海这两年学院派非常火, 老师们面对新努力, 那原来上海以老师带徒弟的这种模式如何维系? 我们社会上的包括新上海人, 这些人没有学院派教育的机会, 如何给他们进行提高?

比如说把张遵骏的印章和全国的印章放在一起, 他们的气息明显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更传统, 用王客老师讲的叫做更加具有文人情怀, 它的审美内容更高, 如何把他们进一步提高起来? 刚才蔡树农说了, 这个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是坚持还是由新的教育模式更替掉?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次网络展参与人数还是比较少, 只有45人, 入展30人, 有8个是上海人, 有22个是新上海人。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 能够给我们带来思考。入展名单里90后的比例还比较高, 如何把他们进一步提高起来? 刚才蔡树农说了, 我们上海西泠印社的人数是71人, 近五年来我们增加的人数是两个, 一个是韩回之, 一个是金良良, 原来是69个人, 去世了一位江老, 如何真正把这批青年人迅速提高起来, 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孙稼阜: 当时参加展览的这些人的作品和他们现在的作品如果征集到一起做个专题和展览, 快四十年了, 当时人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从作品风格里面看看变化到底有多大, 能反映出四十年一个艺术创作者的心态变化。上海的篆刻为什么能站得住, 最主要的是现在中间这批人支撑起来的, 他们带动的不仅仅是上海在全国能站得住, 他们的学生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全国, 这个良性的存在使上海篆刻的发展和在全国的影响有一个广泛的认同度。

我觉得上海存在的现象是全国存在的现象, 从这点来看篆刻和书法是一样的。这里边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职业化现象, 就是艺术和人之间的问题, 刚才说书法是写意的, 我的想法是写意本身是人的问题。第二个是人的心态, 人处在一种为创作而为自己创作这两个转变之间。过去古代是自己创作, 现在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 为别人创作多了起来。但是人为了创作出现问题之后, 我们怎么去思考再把它和自己创作结合起来。

徐正廉: 上海篆刻不可能没有优点, 今天我看了以后, 比较突出的优点是延续了海派篆刻百花齐放的特征, 可以看出140多位作者个人的努力和创造。另外我觉得上海最近的态势比较好, 一个是有很多新的社团成立, 刚才卢新元也介绍了, 他对整个篆刻青年人才培养做了很多工作, 我觉得确实是上海篆刻二十几年里面的新气象, 可能这个成果不是马上可以显现出来, 但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然后我还特别提一下, 上海成立的小刀会, 他们八位作者也是个人刻自己的, 他们活动很频繁, 创作很勤奋, 显示了昂扬的海派篆刻态势, 他们又不趋同, 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接下来我再谈谈上海篆刻存在的一些不足。

可能我们目前篆刻的创作态势很旺盛, 活动很频繁, 造成一种昂扬的气氛, 但从影响和个人成就来讲可能还是不够的。我们说上海篆刻是中国篆刻的“半壁江山”, 有人就提出那是二十年前吧。我觉得也有道理, 那个时候海派篆刻正可以说是生龙活虎, 我们的韩天衡先生和童衍方先生也就在我们小刀会成员的年纪, 那个时候像刘一闻、童衍方先生他们这个年龄的作者已经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自己的努力, 跟上海篆刻历史相比恐怕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得更往前走一步。还有我觉得海派篆刻的优点项目没有守住, 怎么说呢? 过去讲陈巨来先生是元朱文当代第一, 全国影响很大, 但是在上海的影响更大, 我们当时出了很多优秀的元朱文作者。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随着传媒的普及, 随着全国众多学习元朱文作者的出现, 我现在发现最优秀的元朱文作者不在上海。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作者都喜欢元朱文, 学篆刻都是从自己的审美目标出发, 都是从自己的喜好出发, 但是作为一个组织领导的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这个方面还是要考虑的, 这个优势项目我们要继续光大。

第二个方面如果说当代的篆刻比民国有所突破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在古玺印, 因为明清基本上没有古玺印的传统, 民国有一些, 但刻得比较平正。古玺印篆刻在什么地方? 资料都是小印, 大印很少, 而当代篆刻把古玺印刻得很大, 很磅礴, 我觉得是超越前贤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上海的作者这方面相对落后, 也就是说上海篆刻的发展没有融入全国篆刻整个

大的潮流里面去, 有点孤芳自赏。毫无疑问, 上海篆刻的传统是非常深厚的, 上海篆刻继承的是流派印一路。我想特别强调一下, 曾经非常风光、影响很大的浙派篆刻, 恐怕其影响也只有在上海了, 上海还有优秀的浙派作者留下来, 我觉得是上海篆刻的骄傲。回到刚才的题目, 对汉印的研究, 对古玺的研究等等在全国发展非常迅猛, 上海作者相对有点落后。不是说上海的篆刻一定要去学古玺印, 我个人觉得咱们在发扬优势的时候, 同时不要忘记别人的优点。其实今天上午韩先生讲到我们要谦虚, 上海要打中华牌, 我们希望上海作者既能坚持优秀传统, 又谦虚、热情地向全国学习, 向我们兄弟省江苏、浙江学习, 或许可以把秦汉古玺印的研究作为一种突破口, 把上海的篆刻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当然, 作品集里也有刻古玺的, 我看了几位都是新上海人, 刻得有些小器, 气势上缺乏一点。

徐利明: 我再补充一点, 就从现在的时代发展来讲, 上海如果还想延续以前的惯性, 保持自己的风格模式已经不可能, 它已经没有这种惯性和模式存在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 在这样全开放的这么一种文化背景下, 地方特色会越来越淡薄, 反而会在个性上面有滋发的空间。所以上海人要向上海以外的同行学习, 上海以外的很多作者也在向上海学, 互相渗透, 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强调地方特点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个人要有自己的个性, 要有自己的语言。当然个人语言也长不了多久, 要促进篆刻的发展, 得不断有所更新, 不断有新的想法和变化, 这就是一种兴盛。

董少校: 在我看来, 个人风格是一种建构的过程, 这里面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办展览, 一个是出个人作品集。在看展览的过程中, 我感觉有很多篆刻家会愿意或者无意地主动构建他们个人的印风。比如说徐庆华老师, 主打的都是佛像印, 他的作品至少三件是唐宋官印的风格, 我能看出来这是他所认可的印风或自己想要的印风。包括徐正廉老师的印风, 风格非常集中; 张铭老师则偏向古玺; 金良良是纯鸟虫。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参加展览或者投稿参加比赛就是对外的宣示, 不是让别人知道我能刻什么, 而是让别人知道我擅长什么, 也反映篆刻家的自信, 这对我们更多的篆刻家来说是一种启示或者说我也希望大家有这样一种意识, 风格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不是自然形成的。我能刻什么肯定是一个层面, 真的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印风, 需要聚焦, 需要向别人来宣示。前不久我看到一本邹涛编的印谱, 一共选了18个人, 上海选了5个。我看下来总体感觉就是上海以外的风格还是放得比较厉害, 相对老实的反而是上海, 包括徐正廉等五位老师。但是这可能也是上海的一个特点所在, 就是对于很狂放的风格不是很喜欢, 当然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我看夏宇老师做得比较放, 这次参展的作品有很多是比较放的, 我对这种个人风格建构意识的作品是特别推崇的。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篆刻家有自己的风格, 形成更多的个人风格。

唐存才: 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今天的篆刻展是对海派文化艺术的一种延续。篆刻艺术的特征我想到是, 第一, 我们今天所谓的海派篆刻艺术, 其实更多的应该定义为江浙沪以及安徽的篆刻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过程当中, 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集聚在上海以后所形成的爆发力, 正是这种爆发力形成了我们海派篆刻文化的历史。海派篆刻如同海派的其他文化一样, 拥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海纳百川, 正如前面张索和王客先生提到的那样, 多元文化的共存是海派存在的命脉。看过去一百多年来海派文化的发展无不贯穿着这样一种特征, 我们强调的是在海派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和而不同。我们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流派在这里共存, 我们看到了非常和谐发展的经验, 而不是说这一派要把那一派给“吃掉”。

其次, 我认为海派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区域文化的特点, 这个统一一个方面是刚才王客先生所说的“雅”字。无论什么流派都秉承着作品中要有“雅”的特征, 所以我们看吴昌硕的印风, 尽管在当以奔放为特征, 但今天看他的印章还是极为雅致的。另外“雅”是海派整个社会的特征, 市场经

济决定了海派艺术品“雅俗共赏”的特征, 成为我们海派艺术家包括篆刻家进入市场必备的条件之一。再者我们海派文化中间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通过雅集的活动融合各个不同的流派, 靠雅集获得艺术的增长和交流。我想我们今天的展览, 包括今天的交流会, 都是雅集的放大化, 是我们民国时期雅集活动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 我认为自从1940年鸦片战争口岸开放, 东西方交融以后促使海派书画艺术形成以后, 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从传统中求发展, 从传统中求创新的理念。所以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海派大家都离不开这样三条发展之路: 一是古为今用, 刚才我们徐正廉老师提出了与时俱进的目标, 我们怎么在今天的社会中间与时俱进, 把我们的东西刻好。二是洋为中用, 我们看到很多作者的印章中间的某些构图已经和传统的篆刻有一定的差异, 他把西洋构图的某些元素融入到我们的篆刻艺术中间, 比较典型的就像夏宇先生做的尝试, 蛮有新意的, 这条路今后怎么样我们暂且不说, 至少这种理念是秉承着以往海派做法的。三是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

作为海派一线创作队伍的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回到昨天,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但是有一点是我们要坚持的, 就是海派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 对于艺术追求的精神, 我认为这个是不可以变的。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对传统的学习, 另一方面是要在艺术创作中融入符合时代精神的那种探索和创新, 不管这种探索和创新今后能不能获得历史的肯定, 但是这个却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肩上不能推卸的责任。

马双喜: 上海篆刻队伍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大约说在全国中等水平, 相比十多年前落后了,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十多年前, 我们在全国获奖入展的比例很多, 那时候全国也比较注重传统, 还没有太重视这个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 全国新颖的印风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这对本来就印风保守的上海作者来说就显不出优势, 我们可能要在审美的理念上略加改变, 要向前迈进一步, 要与全国评委的审美相接轨, 入展的人数才会提高。话又说回来, 有的人不搞创新的去搞创新, 有的人属于搞创新的而不去搞创新, 这两种都不行。重要的是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 有的人擅长搞创新的就去搞创新, 有的人不适合搞创新的就传统一路也比较好。而这只能靠实践来尝试, 通过投稿的方式来获得成功, 我相信只要留意发现和引导培养, 该会涌现出新人来。关于中青年队伍的现状, 目前的路子是比较正的, 要注重发现新人, 培养新人成才, 灌输给引导新理念, 提高审美意识, 引导青年人求绝而后复归平正。

张炜羽: 上半场蔡毅老师提到我们办篆刻展的时机非常好, 如果这个展览会在五年之前办, 我估名人选名单里还没有这么多年轻人, 而如今我们既看到了中年作者成熟的作品, 也给了年轻作者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上海美术教育不像杭州、北京有中国美院、中央美院, 这种学院派的教育模式也是上海这么多年来非常吃力的地方, 虽然老师大跟上海已经招收研究生, 但是从力量上来说跟别人还有差距。而我们民间办学的培训班, 其从力度上来说还是可以跟美院比。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 上海说是“半壁江山”,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之前的优势在一点点丧失。我们有老一辈的篆刻家在, 这个口号可以喊响, 但我们下一辈能不能做到全国领先, 这是有疑惑的。作为首届篆刻展开了一个好头, 我建议书协每两年举办一次篆刻展, 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 崭露头角的新作者经过磨炼之后会更加成熟。其实我们每个老师, 包括我们韩老师、童老师等等, 他们都是采取开放式的教育, 不是把你框住, 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特长爱好自己发展, 所以造就了而我们这一批中青年篆刻家, 他们会形成不同的风格, 这是可喜的。而现在许多的教育任务可以说是落到了我们这一辈人的身上, 除了张索老师的学院派之外, 我建议书协也参照外面的做法, 像浙江制定一个计划, 培养年轻人可以梯队。我们海派的印学研究还是很强的, 他们可以看到很多实物, 不一定要到博物馆去, 可以让年轻作者经常上手, 经常参加学术研讨, 经常参加比赛, 对他们全方位的成长都非常好。

上海的篆刻展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的印屏设计跟外地作者还是有差距的, 前两个礼拜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篆刻评比, 外省的篆刻家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的胆子非常大, 他们的印屏设计水平远远领先我们上海。我们的理念已经落后了, 上海的篆刻作者要引起重视, 像外地作者模仿摩崖石刻搞得特别好, 所以在评选当中是有先机的, 这方面是我们上海作者需要学习的。

张索: 刚才好几位同仁提到学院派, 我要说明我们华东大的教育是学院教育, 不是学院派。我们强调传统文化, 包括读经文, 读古诗词, 读古典文学等等, 我们在这方面花的时间远超过其他大学。我们就是要承接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要想在其他艺术的道路上走远, 走扎实, 必须如此。我们要一辈子从事这个职业, 这是我们的教育目的。

潘善助: 我觉得大家肯定了我们的工作, 给了我们一份自信, 同时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这个不足不光是我们组织工作的不足, 也包括我们队伍的不足。通过分析上海的篆刻队伍, 尤其是上海中青年篆刻队伍和实力, 感谢老师们给了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感。因为有这样的自信感、清醒感和方向感, 我们工作团队今后就更有信心。

有的老师讲到中青年人才培养, 其实我们主席团经过讨论, 也做了一个方案。创作类的叫上海中青年书法篆刻高级研修班, 分书法班和篆刻班, 有计划也有预算, 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还没有做起来, 而学术这块已经做了一期, 刚才不少老师讲到上海的交流, 无非是请进来和走出去, 好像上海“走出去”的少一点。今年下半年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就是“请进来”的重大活动, 明年还计划向中国书协申请能不能做一个创作类的展览, 以此来开阔我们上海篆刻家的眼界。

(本文由虞晓鸣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未经本人审定)